

道園學古錄

冊八

THE END OF THE ROAD

1914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四

歸田藁八

雍虞集伯生

序

送李敬心之永嘉學官序

宜黃李君敬心作石城教諭建昌州學正常熟州教授皆得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之言其家居作其邑之學吳公又爲之記今年赴永嘉教授思欲得吳先生言邈乎遠哉不可得而聞之矣乃辭親戚于鄉登家人于舟而後東行百里而有求於不肖者之言嗟夫子豈有易於吳公之言哉然而別十有四年之遠居相去之近而不得一接於顏色以觀其學行之所至而將何以爲言哉大抵吳公之意以敬心天資之敏齟齬而記誦于諸經家學之懿既長而不流於俗學欲其深明于聖賢之遺經不欲其爲浮靡之文以干祿仕欲其脩君子之行不欲其從卑苟之術以趨勢利其卒章也必以言忠信行篤敬而勗之至以古之爲學者爲說世豈復有斯言哉稽諸其文自丙辰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吳公求其明經也經既明矣吳公之欲其脩行也行既脩矣吳公之所以望其忠信篤敬者當有諸其躬矣今以是而教人舍此將奚適乎吾故曰昔者求以盡乎己今者將以推乎

人豈有易於吳公之言哉是故天下之言學者其端多矣必欲求於聖賢之域舍此二言者雖有過人之才超世之志有不足與於斯文者矣昔朱子在時永嘉之學方興意氣之軒昂言辭之雄偉自非朱子孰足以當其鋒哉自是以來以功業自許者足以經理于當世以詞章自許者足以風動于斯文至于六經之傳註得以脫略凡近直造精微如薛常州春秋等書實傳註之所不可及而足以發明于遺經者也山川文物之美遺風流澤之傳彬彬然濟濟然誠杞梓之茂林而鳳麟之靈囿也教之之道無以忠信篤敬爲庸常之言深求吳公之意而有以激勸之則學者之於斯道也豈不有可望者哉

翰林直學士曾君小軒集序

昔在至元大德之間天下大定

天子方與民休息中外晏然可謂熙洽之至矣

武皇帝入纂大統當富有之大業聖明於赫盛莫加焉方是時也國家豐裕府庫充斥封爵並建於公孤而不攝錫賞下逮於讐御而不匱而秉鈞軸者多練事而襲故安常而厭動慢弛之習見焉於是

有智力過人者欲見於有爲以功名自許招徠才俊採拾論議一言悟主風采震動立尙書以出朝廷之政治天下之事中書之署僅同

閒局居其職者俛焉食祿而已於是新任事執政者各獻其能以佐君相不次超擢以建事功政令日出震耀奇偉其大者如作中都改楮幣復泉布責郡縣吏以九載黜陟之法而考功之職興焉武功曾君益初自逢掖超拜翰林直學士而專任考功一司於天官矣明年政歸中書考功隨罷益初竟歸廬陵時年三十有九後若干年而卒卒之後二十有三年其子如瓘輯其遺文相示以爲益初在朝時集方爲學官與之同

朝者也是以來徵文以序其端予聞益初甫四五歲已通文字善屬對機敏捷出稍長徧涉經史嘗與其弟巽初相對背誦韓退之文竟日終卷不止廬陵有文士宋之旣亡文尙奇變益初獨能不然凡爲詩文舂容幽遠有昔者先正之遺音焉其擬古人表記賦頌之屬蓋以詞學自期稍起試有司爲郡縣教官用蔭調桂林錄判皆不屑也早游京師聲譽日起於諸公間遂登顯仕當至大時封拜滂沛故代言之在藁獨多考績職專故畫一之公牘具在則所謂春夢之錄者君子不得不爲之一慨也烏乎

武皇升天於今蓋三十年今聖子神孫繼繼承承人才輩興治道新盛而吾益初不及見之矣昔集承乏於文史之間嘗從禁近見丞

相楚公之子二人而當時執政及諸貴臣之家咸浹於見聞矣近時復置考功而予在荒野亦不盡知其說觀於益初遺文之有傳亦足以見當時之事九重清閒之燕或有觀文學於先朝尙有徵於斯乎哉

曾搏齋緣督集序

緣督集者故宋德慶太守曾侯丰幼度之文也侯撫州樂安人登乾道己丑進士第積官至朝散大夫終參知政事真公德秀幼嘗學於侯侯歿真公志其墓石納竊中不得見而侯之孫焄以蔭補官歷鴈茶海口兩監鎮調平江府節度推官則由真公念舊而推引之也二百餘年而書亡國朝元統初今監察御史前進士變理溥化來監其邑詢求其鄉之先生舊人得其族譜兩卷故翰林學士吳公之所敘也又命侯之五世孫德安購其遺書得今集二十卷將刻之而變君召拜御史書未及成後三年德安求予敘之按樂安未置邑時地屬廬陵之永豐其先在唐末五代時有異人善相地者爲之葬而子孫果蕃以盛如其占江鄉好事者人人能道之往觀者至今車轍馬跡不絕於其里其顯者則莫盛於德慶矣侯方未第時自著其族譜敘以爲遠不及溫陵宣靖公家父子福德功勳之盛近不及南豐子

固兄弟文學名位之著慨然有自憤之志不一二年遂策名大廷其志亦宏矣哉予得其所編遺集而有以見之其氣剛而誼嚴辭直而理勝其有得於易之奇詩之葩者乎取譬託興傑然不溺於風俗山川磅礴雄偉之氣蓋有以發焉夫物之精華久而不滅則有神明之助者矣一編之書獨發於五世諸孫之手殆非偶然也德安能儒能醫則文理之美陰德之厚尙有以昌其書者乎侯登科之年則我先忠肅公入相之歲俯仰今昔故爲之書

范左司松溪詩集序

故宋左司豐城范公松溪集六卷公子德劭以爲公所著述甚多遭靖康建炎兵火所存惟此而已并述公行事一篇附其後其九世孫申如以其郡士熊昶書來告曰郡人至順辛未進士熊燿宰番禺令申如以松溪集來爲授梓而傳之昶爲來請略敘其始末公諱濬字舜文生元祐己巳徽宗時行三舍法公自縣學升洪州學九年貢辟雍政和八年戊戌改重和上舍及第調撫州儀曹又調福建提學司主管文字提學司罷宣和四年還官太學以幸學恩轉文林郎七年授虔州儀曹改節度推官佐幕虔有政聲洎宋南渡郡多兵盜公治之有方紹興四年以薦者改宣教郎知建州歐寧縣有治迹旣滿縣

人爭留之太守魏某以聞召見除兵部員外郎歷吏部戶部樞密院
檢詳尚書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兼中書省檢正與時宰秦檜議不
合求去除知南劍州至官乞祠二奉命至主管玉隆萬壽宮紹興二
十二年丁父憂後三年卒官至朝奉大夫云松溪集詩文皆南渡後
所存者往往哀二帝之北狩憤王業之偏安其上致劄子論言之要
以爲不當如三國之紛爭當如帝王之弔伐其獻策先內治而後用
兵以祖宗之德意感激士大夫去弊政之所以害國蠹民者而一歸
於仁可謂正議也已而豐水舊志及今翰林直學士郡人揭公侯斯
所言胡忠簡公論王倫劄子蓋出公筆而胡公以爲公親老疏上必
有危禍而自上之遂南遷當是時瀘溪王民瞻送之以詩言頗激切
猶中危禍使檜知出於范公之筆則公之禍可獨免乎而行述上稱
公與檜有舊檜乃曰舜文領取從官去可也何用多言然公遂去國
矣檜雖未忍致害於公而公不自安遂家居終身君子之禍亦危矣
哉夫食人之祿則不敢內顧其私此公所以奮筆而不辭知其必墮
危禍不忍危其親朋友之厚德而區區以聲名禍福計較者恐非二
公之心也孔子論殷三仁又言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蓋言盡其心
盡其分而無所計較於外者也范公之草疏胡公取而上之庶幾君

子之道焉是以不可不表而論之也至正元年辛巳九月前史官虞集序

送朱德嘉序

周子之教學者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先儒之言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明道之學顏子之學也希文其志伊尹之志者乎昔者

仁廟以

世祖皇帝之遺意設進士科以取士某嘗聞之時宰之言曰或謂進士取人多而得官速且病其無實效也仁宗曰千百人中得一范仲淹斯足矣然則得希文斯得伊尹矣聖神之見豈不明且遠哉然自此科而進者凡七舉而小輟其爲人也或顯或晦或升或沉命則有不齊者焉今揚子

王庭尙多首科之人精神之所感天人之際固如此夫今年

聖天子下明詔復進士科而乙亥鄉貢之士盱江朱禮德嘉始以詩經舉於鄉已而就校官之例來茲邑秩且滿而

明詔適下某乃爲之言曰當始議科舉時某承乏奉常略聞其議論之末有云明道欲取天下之俊秀聚而教之京師其成者散之四方

以教其人蓋一道德而同風俗之事則無患乎異端旁說或得以出乎其間使聖賢之傳不明而天下不被其澤者也是時廷臣欲有以答德意而患失其道有待於悠久也乃定取士之法其書必曰易書詩春秋禮記其道必出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其學之授受必由乎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以爲論定而不可踰越者也然則如此而得士焉而用之則必有以希文自期待而達於伊尹者出焉惜乎趨而應之者僅以爲入仕之途及其得之俯首所事不過衆人之事而已使說者得以爲辭豈當時之意乎今旣輟而復興聖明特達之造羣賢贊襄之美豈徒然哉老病衡茆無復聞其萬一徒以昔之所聞而爲德嘉言之易書詩春秋禮之爲經五儒者蓋莫不欲通焉漢之專門名家則亦已固矣而先儒之說曰先通一經而明則餘經可得而通也旣而又有言曰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通則諸經可得而通矣此皆要言也國家之制通問四書之疑而各明一經之義如此而學者其於文義固不待言施諸有政何可禦也所恨者各奏其技以應之有司者隨其所得而取之是以失之於昔而不可不勉於今者也就令有司者以虛文取之而吾黨之士其爲學也則不可以苟焉也已矣吾見德嘉之治斯校也旦暮坐堂上與諸生說經緝

文井井有序而不倦縣長貳待以賓師之禮而不敢褻暇日投壺雅歌以爲樂及觀其退處於家父母皆高年而康寧飲食起居有節妻子嚴畏而和敬果有得於所習之經也乎觀於孔門弟子之記載聖人之於詩獨數數而言之愛其子言之於子貢子夏言之本之以思無邪推至於專對授受始末周至沛然孰有盛於詩者哉德嘉之以是書進也推之家人父子之常而達諸天下國家之大以其易直子諒之意而行之言論詠歌之間雍雍乎颯颯乎使無所迫切而意已獨至豈無以發揮盛德之至者乎仍改至元之六年十月十五日雍虞某敘

送鄉貢進士孔元用序

有詩

歲庚午殿試後集與閣學士阿榮存初候見直廬存初慨歎相語曰更一科後科當輟輟兩科而復復則人才彬彬大出矣又歎曰榮不復得見公猶見之應之曰得士之多誠願如存初言方今文治興隆未必有輟貢理存初國家世臣妙於文學在上左右華年方殷斯文屬望集老且衰見亦何補耶又歎曰數當然耳問何以知之弗答也後三年集歸田而存初有玉樓之召乙亥果停貢今歲

聖天子科詔興賢一一如存初言猶願此舉得人亦如其言則區區

畎畝之愚誠也臨川素號多士前七舉進士者予弟仲常與黃養源同年張國賓子校藝南省所得羅友道予忝讀卷時所奏也今年臨川之士預薦者六人前此未有如此之盛者元用闕里之系清江三仲家之傳曾子白南豐之後劉良甫墨莊公是公非家子孫當汴宋極盛時皆文學知名大家去之三百年而有子孫並薦於今日徐國基之高大父嘗爲試官得周益公程文題之曰此有公輔之器時以爲知人涂自昭張直方皆再舉直方尤老於文學者六君子之世業積學豈苟然僥倖於一日者哉予以州里耳目之近以推其遠而未知者則彬彬多材之出其徵詎不可信哉元用質粹而文高與子白皆予素所期望者行省將歌鹿鳴而勸之駕元用亟來山中爲別其意尤古乃賦詩以餞之并寄諸君子云 明詔興賢第九春臨川今薦六賢人南宮入奏催廷對硯影龍旗墨色新又附見二首云青田千仞妙高臺天挺清明不世才化鶴能來塵路絕芒芒驕蓂欲誰裁臨川經學邁前脩摹進遺書幾驛舟天上鴻儒多雅識春明勸講達宸旒

饒敬仲詩序

予歸老山中習俗嗜好不留於胸次獨與幽人雅士詠詩讀書尙未

能忘情焉四方之君子念其衰老不鄙而枉教以飫予之欲何其幸也前年饒君敬仲遺予五言長詩凡百韻陳義之大論事之遠引援於往昔聖賢之業鋪張乎一代文章之體縱橫開合動蕩變化可喜可駭可感可歎及觀其他作往往不異於此而此千言者尤足肆其馳騁云爾問其學所從出則嘗從乎臨川吳先生游宜其所聞過於人也遠矣嘗著書一編述山水之情性吳公亟稱之首爲之序以傳于世夫山之形重峯峻嶺奔騰起伏勢若龍馬亦或以廣衍平大爲勝水之流驚湍怒濤吞天浴日莫窮涯涘而亦或以平川漫澤紆餘清泠以爲美不可執一而論也蓋其脈絡貫通首尾相映精神所在隨寓而見是以能極其變焉敬仲得此於其心一託於吟詠之事故能若此何其快哉昔李陽冰善篆書自以爲有得於日月風雲山川草木動植之體敬仲之詩得於山川亦何奇哉然吾晚歲足駸駸而視茫茫也山水之間濟勝之具頓絕惟有端坐絕物使善歌快誦於清風明月之際亦足以慰吾之寂寞也乎故爲題其篇端云至元己卯二月朔旦邵菴虞集序

漁樵問對序

元統癸酉□十月集自禁林告老而歸中表父兄歸然獨存者唯吾

溪山翁一人而已閒居食貧無以爲樂恬憺之極賦詩以相娛友人易濤命其子升輯而錄之數年之間不覺成帙翁之子宗蕃請題以名集曰翁之世大父安撫公釣游之所曰漁樵墅而集之故鄉人有識之者曰此青城山中樵者也宜題曰漁樵問對至元庚辰四月十五日虞集敘

送吳尚志序

今年明詔復進士科外有司將取乙亥所貢士而勸之駕焉而盱兩鄉貢進士適皆在茲邑其一人曰朱君德嘉其一人曰吳君尚志也乃孟冬朔日予與邑大夫士與二君登乎邑之北山而賦焉會者十數人莫不舉酒相屬於二君以望其決策於大廷矣明日德嘉告予曰尚志有求贈言於子之意予病退於野學日以困何以爲子言乎然昔者竊聞設科之意所望於君子者甚重也三十年間其見用於朝廷者固不少矣然而一日得之而爲祿仕焉明經之學不達於行事陳策之善皆付於虛文區區絀洵於吏俗此固衆人之所疑君子之所歎朝廷之闕望而科目之所以有間也乎方今聖明在上文治大興沛然有制禮作樂之盛朱君以詩進吳君以禮進其必出而有合於當世也乎且禮之爲經儀禮十七篇有司不以

爲問所以取士小戴之記也四十九篇雖記載之文不一而子思曾子道學之傳在焉是故不學乎此則易詩書春秋未易可學也且夫堯舜三代之遺說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制吉凶軍賓嘉之具物雖或殘缺參錯然舍此幾無可求者焉必有制作以復先王之舊宜必有效於興革而舉錯之者矣是豈尙可以取應得之於一日遂忘其事於他年者乎昔者顏淵有問於夫子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目亦曰禮而已矣至乎爲邦則虞之樂夏之時殷之輅周之冕豈無其具乎內聖外王有道有器夫豈可二之哉吾故以爲學乎禮者又當先於諸經者也何也以其學而脩之者卽可以舉而行之者也然則可以付之空言乎哉吾聞之聖人之教其子也學詩學禮而已爾集是以命弟子學詩於德嘉矣然則學禮者其將求之於尙志乎子之鄉有前進士江君學庭者禮士也謝君子順詩士也於予有文學之契焉試以吾言而論之乎

送李棟伯高序

臨川李氏有活人之陰德至其諸孫質美而業儒鄉人君子多稱焉今年二月李來居月餘予爲著君子堂記以勉之後一月其從弟棟又來而云將游學於四方也夫子弟子生於陰德之門譬諸草木生乎

沃壤其所因者厚矣然而嘉穀芳草之生有待於人力非若稂莠稊稗易於蕃茂也是故閑之護之而保養之父兄之事也扶之持之以匡直之師友之功也故有內外之辨而無遠近之殊矣嗟乎徑寸之珠不鬻於三家之市千里之馬不試於山徑之蹊棟之隘其閭而欲有所觀乎四方豈非內視而有餘者哉昔者君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豈非有志者乎棟嘗學詩乎詩曰芄芄黍苗陰雨膏之言欲其潤澤長養之深也又曰芄芄棫樸薪之標之言有成材人將用之有不待己之求也又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蓋言其時至而器成則其所至亦遠也乃書以贈之

熊萬初舊雨集序

熊君萬初與僕相識十餘年始得見其舊雨集觀其與吳學士書問古文尚書知其能守素學不事浮靡出真見而無苟從端慤有規矩新學小生未之能及也雜著本理而敷鬯詩賦亦雅而不阿皆未易及也僕至郡少俊之士多不鄙來見問之多出萬初之門雖其後更他名師而篤實有質行多吾萬初所啓也然則文豈足以盡知吾萬初哉

醫書集成序

醫之治人疾病也砭熅以鑽灼其肌膚酷毒以攻害其腑臟非有順適之快甘和之美而不愛千金重幣以求其厲己者而甘心焉誠以其疾苦之加死亡之至有甚於醫之所用故也故曰不得已而用之猶國家之用兵與刑也聖哲之爲治豈忍使殘忍之伎以剿刦而加諸血肉之軀使勇悍之夫操殺人之器以跳梁擊刺以爲功也固將以禁姦慝止暴亂以安良善而致治乎云爾是以兵有兵書刑有刑書然而叔向不滿於子產趙括一戰而亡君者誠以執書而不知用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也醫之爲書古先聖神之言而僅存於今者素問難經靈樞甲乙之類而已古書奇奧世遠不無缺鑿難解者多矣張長沙之書學者重之幾列於經後世之說者衆若成無己之不謬於旨要者或寡矣千餘年後繼而作者其河間劉守真乎其言亦古奧世俗淺俚非儒家深於文字者亦未易以盡通也寥寥數千百年天下萬方之國生齒之繁何可數計而傳其學者又如此則醫之爲道人之爲生不亦殆乎且以近世論之士之生於東南者氣質柔弱腠理淺疎魚肉菜果粳稻之食短味而少力土薄水淺炎蒸濕沮易以中襲故其人多畏忌而慎攻伐是以醫者之用藥每尙溫平至於疑似之間依稀以嘗試雖其謬誤均爲殺人然謹慎循持猶可以